

八月的迷雾散尽，
历史在回眸中渐渐清晰。

〔德〕罗伯特·多梅斯／著
(ROBERT DOMES)

黄晓艳／译

八月迷雾

NEBEL IM AUGUST

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ERNST LOSSA

海外信

八月迷雾

〔德〕罗伯特·多梅斯 / 著
黄晓艳 / 译
(ROBERT DOM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月迷雾 / (德) 罗伯特·多梅斯著; 黄晓艳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086-8632-5

I. ① 八… II. ① 罗… ② 黄… III. ①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①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0893 号

Nebel im August: 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Ernst Lossa

Robert Domes

Copyright © 2008 cbt/cbj Verlag, Münch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八月迷雾

著 者: [德] 罗伯特·多梅斯

译 者: 黄晓艳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169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632-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前 言

恩斯特·洛莎从我 27 岁起就陪伴着我。我不知道能否称他为朋友，但我可以想象，以他的经历是绝对不会和一个精神科医生做朋友的。对此我只能接受。我们的“相识”由来已久。

1939 年至 1945 年的纳粹时期，**希特勒**^①以个人名义批准医生和医务工作者杀害了近 20 万名精神病患者。他们声称精神病人“无生命价值”，侮辱他们、迫害他们、谋杀他们。这些施暴者不在少数，而且还是德国精神科医生中的精英。

“二战”后，盟军尤其是美国人对此类事件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们针对纽伦堡医生诉讼案件收集了证据，并于 1947 年在纽伦堡对此做出判决。事实上，实施安乐死手术的主要案犯只有两人被处以绞刑，之后就没有进一步深入核查。

大多数主犯和从犯没有被调查，他们仍从事医务工作，没有被停职，没有转行。这些丑恶的历史被掩盖和否认。

另一方面，战争的经验改变了德国人民的认知：人们变得极为重

① 加粗的词语在书后词汇表中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且有简单的注释。——编者注

视自身的幸福、权利和责任，公民自由和人权成为新民主的基石。然而这种思潮很晚才进入那些偏远、封闭隔绝的大机构，例如当时治疗精神病患的大医院。直至1975年，德国联邦议院才开始处理精神病院里“残暴且无视人性的情况”，并决定改革精神病院。此次改革的目的是：取缔大医院，将治疗和护理病人的工作转移到生活社区。这阵新风大大鼓舞了我们年轻医生的士气，大家纷纷走进疗养院，助力改革。

1980年5月，我接管了考夫博伊伦一所类似的精神病院的工作，开始内部改革。几周之后我就意识到：想要改革成功，我们必须直面所有过往，以史为鉴，拨开沉默和麻木的迷雾。我们查阅管理文件、诉讼档案，整理被害人的现存病史，约谈证人。在此期间，恩斯特·洛莎的名字一再出现。1945年，第一批调查医院案件的美国官员们显然和之后调查的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在审讯医生和医务人员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难以置信的事情，希望更深入了解这些事件，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许多关于恩斯特的证词浮出水面。此外，目前仍在世的恩斯特的妹妹阿玛利亚和安娜的补充证词，以及罗伯特·多梅斯全面调查的结果都成为本书的基础。

上百万的人成为此次大屠杀的牺牲者，成千上万的病人在战争中被杀害，这个庞大的数字往往使我们忽略个体的情况。当我第一次读到恩斯特的病史，他那夹在档案里面的照片使我深深震动，再也移不开双眼。自从我与他进行心灵交流以来，每当我在工作上面临艰难抉择时，我常常以恩斯特的视角来看待我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我就知道该怎样决定。照片上的恩斯特用充满挑衅且悲伤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无论“我们”是孩子还是大人。所有

看到照片的人都会设身处地地想象着：一个孩子是怎样在那样恶劣的处境下挣扎和生存下来的。恩斯特的经历就如同罗伯特·多梅斯的小说所描述的，另外罗伯特还运用小说的手法强调突出了他的内心世界。阅读小说时，读者要进入恩斯特的角色，从恩斯特的视角感受他的经历。

当我今天直面恩斯特时，我深切地期盼一切都未发生。然而众所周知，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弥补也不可能。（弥补是一个多么不幸、粉饰太平的词语，这是当时为补偿大屠杀中的死难者而选择的单词！）如同这本小说一样，许多书籍恢复了恩斯特们的尊严，这正是所有死难者们被残忍剥夺的。

米夏埃尔·冯·克拉纳赫博士

（考夫博伊伦区医院前任院长）

2007年11月，埃根塔尔

米夏埃尔·冯·克拉纳赫，医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出生于1941年，曾在慕尼黑和伦敦工作，1980年接任考夫博伊伦区精神病院的院长工作，直到2006年退休。他主要依据社会精神病学的理论，致力于废除隔离精神病人的治疗方法，不仅在医院系统里，也在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中宣传推广这种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深入研究了纳粹时期的精神病学。目前，他在慕尼黑经营一家精神病私人诊所，并继续投身于精神病学的“去耻辱化”工作。

目 录

前言 / Ⅲ

序章 / 1

第一章 闪耀目光 / 7

第二章 只要几天 / 59

第三章 鉴定 / 137

第四章 被遗忘的孩子们 / 181

第五章 阴森恐怖之地 / 215

尾声 / 279

作者后记 / 283

时间表 / 297

词汇表 / 307

致谢 / 317

电影版注释 / 319

序 章

通往前厅的门开着一道缝，那里亮着灯，然而昏暗的灯光却一丝都没有漏进病房。恩斯特静静地听着其他人的呼吸声：两个人熟睡着，只有海因茨^①还醒着。他的右手紧紧抓着耳垂，左手一遍又一遍地把被子抚平、折起、再抚平。和海因茨没办法多说话，他整天都呆呆地瞪着一双空洞的眼睛，和谁也看不见的人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恩斯特不认识熟睡着的那两个人。一个紧紧裹着被子睡觉，也不怕热。另一个人轻轻地打着鼾，吸气的时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呼气的时候则是“咕嘟咕嘟”，就好像躺在水里似的。

三个同屋的小伙伴都比恩斯特小，最大的才六七岁，而恩斯特再过三个月就15岁了，已经远远超过待在儿童医院的年龄。他很不乐意今晚得睡在这里，他宁愿和那边的男人们待在一起。

通常他做了坏事，就被送进儿童病房，因为他们在这儿能更

① 本书根据真实事件创作而成，因此尽可能使用相关人的真实姓名。有两种情况除外：其一，出于隐私保护，未使用真名；其二，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人名不能查证。这些人名是修改过的，首次出现时用斜体标注。——原注

好地监视他。但是这一次他什么坏事都没做。海瑟雷说，他可能得了伤寒。伤寒是很严重的病，据说几个星期以来已经有十个病人死于伤寒。但是那些人都很虚弱，脸色灰绿，肚子剧痛，身体蜷成虾米，屎都拉在床上。相反，恩斯特却觉得自己很久没这么精神过了。也许伤寒的事情只是海瑟雷的诡计，就是为了让恩斯特吃药。

恩斯特闭上眼睛，试图平复激动的心情。妈妈的声音从遥远的时空传来。她总是说，太阳落山后天使就会出现。恩斯特想象着有个天使来到医院，经过傻的、笨的、瘸的、瞎的、被绑在床上喊叫的和安静地淌着口水的孩子们。天使走过的地方，一片祥和。最后，天使来到恩斯特身边，用翅膀触碰他的肩膀，朝他眨着眼睛。

恩斯特从床上坐起来，可他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只听到走廊里回响着重重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海瑟雷迈着他那条腿正在巡视。他锁好前厅，前厅分隔开病房和走廊。当他巨大的身影占满房门时，恩斯特赶紧闭上眼睛——一定要让海瑟雷相信他已经睡着了，不然他又得吃药了。几个孩子呼吸平稳，未受一丝干扰，看护人发出满意的嘟哝声。恩斯特听到海瑟雷锁好门，吧嗒吧嗒的声音渐渐远去。

病房的下面两层，格奥尔格·弗里克正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疗养院行政主管正焦躁地敲着厚重的办公桌桌面，把文件推来推去，没法集中精力工作。他点上一支烟，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弗里克喊道：“进来！”他等这位晚到的来访者已经很久了。

护士长脸色阴郁。弗里克指了指椅子，递给她一盒烟。

她接过烟，激动地问：“为什么你们让我做这种事？海瑟雷又不是不能做。”

弗里克耸了耸肩。“他对院长说，他做不了。”

她哈哈大笑。“那家伙做不了！好吧，男人都需要护士保利娜。”

“也许这样更好，一个人做还是不行。”弗里克说，“别低估这家伙。”

“我想，他才14岁？”

“快15岁了。”

保利娜吐了口烟。“就这事你们这么费神？”

“你不了解他。这家伙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护士长摇了摇头。接着两个人就等着，边吸烟边等。保利娜在房里踱步，弗里克整理桌上的一堆文件。终于电话铃响了。

弗里克拿起话筒，边听边点头，又挂上。“他睡了。”他说。

护士长把烟塞进烟灰缸。“好了，开工。你去吗？”

弗里克点点头。“一起吧，更稳妥些。”

恩斯特等待着，直到走廊完全安静，看护人的房门也上了锁。然后他从床上爬起来，到了倾斜的窗边，只有这里还有些新鲜空气。他通过硬纸板间的缝隙向外望去，在没有月光的夜晚里，八月的天空看不分明，厚厚的院墙填满了前几天的热气。恩斯特希望能看到几颗星星，可是天空乌云密布，雷雨快来了。

他心绪不宁地躺回床上，辗转反侧，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似乎奔跑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一边是光明，一边是黑暗。小时候

的画面浮现在脑海中，浓雾弥漫的乡下，那里的声音、气味、迎面吹来的风。1933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和父母一起出行。距今已经十一年了。

恩斯特看到爸妈坐在旧敞篷马车里，绿色的田野，红色的罂粟花。身在布豪的外婆，正做着果酱煎饼。流着汗的乡村警察，正骂着“吉卜赛流氓”。夜晚的篝火旁，妈妈在唱歌，爸爸在拉手风琴，天上的星星闪闪发光。在奥格斯堡那间满是霉味的房子前，妈妈站在门口招手，然后慢慢消失在烟雾中。奶奶芭贝特在冬天的迷雾中越来越透明。恩斯特看到两个妹妹梅琴和南娜穿着长长的睡衣飘荡在漆黑的走廊里，消瘦的父亲穿着破旧的西装坐在教养院的院子里。火车驶进阿尔高，那是地平面上闪耀的群山。还有疗养院，以及在那里消失的人们和在那里被遗忘的孩子们。他感受到脸颊上的亲吻，看见一个红发碧眼的女孩，还有长着罂粟的燕麦地。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恩斯特脑海中的画面混成一团，渐渐淡去。他想抓住它们，可是无从下手。红绿色的田野，坐在敞篷马车里的家人，乡村路上颠簸的节奏。脚步声越来越近。

第一章 閃耀目光

1

轻轻地颠簸，就像在摇篮里。恩斯特的耳朵里满是车轮的鸣唱和马蹄的节奏声。一缕亮光宛若空中的甜牛奶。燕麦田散发着力量和勃勃生机，恩斯特能听到它们在生长时发出的窸窣声和交头接耳声。把未成熟的谷粒放进嘴里——妈妈说不能这么做，会生病的，但他偶尔还是会试试。它们尝起来像柔软的面团，温暖而湿润。

罂粟花像红色的带子一般围在燕麦田四周，守卫着燕麦秆，让它们不被打扰地成长。恩斯特从半敞开的马车车篷向后望去：他眼前的田野在跳跃舞蹈。他能听到小石子们正屏住呼吸，当坚硬的车轮从身上轧过时，它们发出呻吟；马车驶过后，它们长长地呼气，发出微弱的叹息。

梅琴和南娜正在睡觉，她们还很小，需要睡很久，况且嬉闹喊叫也是很累人的。妈妈也在睡觉，她身体不好，肚子大大的，看起来生病了。可她没有抱怨，妈妈从来都没抱怨过。

恩斯特已经长大了，当然还没有爸爸那么高——爸爸坐在马车前面，双手强劲有力，单手就能拉住马——不过恩斯特比梅琴和南娜高得多，他快4岁了。

安娜是最小的一个，刚满1岁。她的名字和妈妈的一样，头发也一样，虽然没那么长，却是完全一样的深棕色、一样浓密。那双一模一样的棕色大眼睛，总是好奇地探索着一切。大家都叫她南娜，因为她就是这么叫自己的。南娜常常到处乱爬，吃地上能找到的所有东西，恩斯特不得不用手指把它们从她嘴里抠出来。

阿玛利亚两岁，她整天咿咿呀呀自言自语。我们叫她梅琴，因为比阿玛利亚好听。她遗传了爸爸的金发和妈妈的小鼻子。梅琴走路的时候，一脚快一脚慢，晃着脑袋摇摇摆摆，总有什么不对劲。“胯部一定没有长好。”妈妈说。但梅琴是我们家最有趣的一个，她笑的时候，没人能对她生气。

恩斯特通常只能露出一丝笑意，有时候连这个都办不到。妈妈说：“他像他祖父，那个忧郁的人。”所以他的名字也和祖父的一样，恩斯特。但是祖父很少被谈起，他抛弃祖母和九个孩子，和另一个女人跑了。叔叔姑姑们看到这个男孩时都这么说：“活脱脱一个老洛莎，一样的大鼻子，一样的大象耳朵。”恩斯特只看到过祖父的一张照片，他觉得他和他一点都不像。这个老人看起来脸色严峻心情郁闷，鼻子下面留了一撮现在很时髦的小胡子。元首就留着这样的胡子，海报上随处可见。恩斯特的父亲觉得它太丑了，他不喜欢元首，所以一直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恩斯特担心着他的耳朵，每天都检查一下，看它是不是又变